

新常態下 取西經



《後話西遊》和《兩個女子》是在今年香港藝術節閉幕後，繼續推出「重有戲」活動的「加料節目」，兩個都是網上免費節目，並同為「賽馬會本地菁英創作系列」新作品，除富實驗性，亦努力以本地的廣東話去創造香港新的聲音，或許，更準確一點是嘗試去打造新的音樂美學。

文：周凡夫 圖片：香港藝術節提供



■唐僧幾師徒更身兼樂師角色。

兩個女子 全為愛



■女高音曾麗婷、女中音張吟晶演繹《兩個女子》。

兩個網絡節目均在邵氏影城攝製，除導演外，更有錄像導演、副導演，經剪接後的成品畫面亦富有電影感，影像效果突出。不過，採用的形式、手法、講述的故事，情節與題旨則截然不同。就故事而言，都富有奇情且別出心裁。

新意象與新故事

《後話西遊》以歷久不衰的《西遊記》為題，重新想像一千年前唐三藏師徒五人的取西經之旅。一趟大話西遊，最終竟取得一部無字天書，也就將各人的反應與領悟放到對立面，有人選擇順從命運，有人難忘初衷。目標的失落，既摧毀又成就自我，帶出富有現代感的新意象。

《兩個女子》卻是讓香港作家西西兩篇經典小說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及《感冒》中兩個背景不同的女主角，各自帶着不同的愛情困境，在一個全新的故事中相遇。《感冒》中的女主角魚因為世俗期望與自己不愛的丈夫結

婚，婚後感冒久治不癒，終於決定尋找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的女主角女子的弟弟——魚的前男友楚，以求解開心結。女子身為殮容師，因為世人對她職業的恐懼而失去朋友，她準備向男友夏坦白自己的職業，卻又害怕夏會被嚇跑。

音樂劇形式表達

兩個製作更大的不同在於形式與音樂。《後話西遊》採用的是很不一樣的音樂劇場形式，而《兩個女子》則是用西方美聲唱法來演出的「粵語歌劇」。《後話西遊》的音樂有點拼貼式，基調是採用西方作曲手法的音樂，同時，飾演唐三藏四師徒、白龍馬、天神與佛祖的七位演員，則身兼「樂師」，各自演奏大量中國傳統樂器和各種各樣的敲擊樂器。這些樂器更成為各人結合形體表演的「道具」。音樂上更是融合了弦樂四重奏、戲曲唱腔，又有女高音與粵劇演員的聲音。故事的發展最後更跨越時空，回到當下，港、粵兩地車牌的汽車亦出現在背景中，其實，整個表演的背景，幾乎都是在時空並不明確的空場中。

《兩個女子》除了兩位女主角，其餘六位演員，包括扮演楚、夏、醫

生等配角，還要像古希臘戲劇的「歌隊」，扮演「社會聲音」、「內心聲音」、「親友」。場景儘管只有殮容室，但取鏡角度加上燈光變化，亦能呈現出不同的場景轉變。其中採用紅色燈光變化構建出來的歡樂婚禮場面便很突出。

《兩個女子》最大的挑戰當是盧定彰採用黃怡的文本寫成的「粵語歌劇」。就情節而言，包羅了人生中女性面對的甜酸苦辣的不同感情，音樂上則無調有調兼融，很多時更是頗為鮮明的西方美聲歌劇的風格。特別是

分飾兩位女主角的歌唱家，女高音曾麗婷（演女子）和女中音張吟晶（演魚），大多數時候都採用西方歌劇美聲唱法來表

達不同的情感。蘇柏軒指揮伴奏演出的香港樂團的編製則是以木管、弦樂（各三人）及敲擊組成的七人重奏小組。也就是說，整個製作形式便是很典型的「室內歌劇」，然而追求的卻是細膩的情感變化，多於強烈的戲劇性對比。

■《兩個女子》劇照。



■《兩個女子》由作曲家盧定彰，與香港藝發局文學藝術新秀獎得主黃怡攜手創作。

■《後話西遊》對《西遊記》作出全新詮釋。



採用粵語演唱流行歌曲、音樂劇、藝術歌曲、合唱，香港作曲家都累積了不少經驗，也見出成果，但用來創作美聲唱法的西方歌劇，卻是絕無僅有。就這次演出效果而言，歌唱分量最重要的兩位女歌唱家，都見得極為努力地運用美聲歌唱技巧表達歌詞的感情外，更着意能唱出粵語的「字」，這正是最大的挑戰所在。這種在歌劇的美聲唱法中的粵語露字方式，作曲與演唱都

見得仍處於探索階段，但更大的問題是由此融合而成的「新風格」。以這次探索來看，便仍是有點尷尬的曖昧，聽來很不明確。或許，就如故事情節的發展融和了悲與喜，結局亦應是從悲轉喜收場，不過，那種轉變同樣並不明確呢。

無論是《後話西遊》，還是《兩個女子》，對演出者都富有挑戰外，且都要求有「不一樣」的條件。前者的演出者要能演奏眾多樂器，又能演戲；後者的前提是對粵語發音能充分掌握，又能運用到西方歌劇的美聲唱法中。